5

V
B620.78
C46.1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五

思皇周應選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鼎新參訂
天虞金階升

王世貞 字元美別號弇州山人瑯琊人天順時仕至青州兵備贈尚書

備虜 刪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于白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

不能以虜攻虜反使虜得以中國攻中國故罪不在彼在此

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羌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羌索頭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爲中國者以虜攻虜而

中國全恃此而已

後全制虜也善爲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標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甘膻腥暖毳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穽然畏暑濕疾也猶蹈之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繩紲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蹦三輔門闔闔軍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

今日不畏
[illegible]反畏中
國亦良然

趣掠而趣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爲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虜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爲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傳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爲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

步步緊着
着絲令人
警悚

受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鈴集我欲抽北兵而虜控搖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翫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彼二雄者目中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彘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資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

勢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邊防 全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重于燕者爲燕蔽也方　文皇帝時宿重兵于二鎮以威懾喝虜大漠之南王庭絶而不復幕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採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也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徇利而驟進

欲以二鎮捐而予豪傑使自爲守力足以制虜亦是一策

微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掎其後也是猶門戶也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內毳帳覆野雄騎錯路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而畊牧矣虜進勿能拒也退勿能躡也叩關內勿能要也門戶摧析手足痿痺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耳然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屯則耕作廢虜徼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

司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巡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叅游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爲蒙不合則爲掣且名雖爲帥所統人不過三千而已其久者不過三四年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脅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徼倖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爲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叅游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鎮而予之而不爲之叅問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吐蕃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障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

蕃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穿魯縞也小予韋皐以蜀而不虞蕃大予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費爵賞而無禁效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和戎

全云備既修和與戰均之無不可也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其較也今薦紳之所不察以爲非而介冑之所深然而囁嚅不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南蠻夫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謂辨遠弗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衂以十數焉堅者摧銳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幄以真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纔而宋之所以中契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

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直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不察而又矯之能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搆而宋不社矣是謂以強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之不終且厭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國削用其戰者於和者而國亡其較亦可思已今虜雖號強大鬬騎雄烈其志不過欲得衣幣次乃金錢而已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國講敵體也非必欲冊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邊吏宣上命徼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百差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絲枲以易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焉此其體甚尊可以彌寇可以減戍可以乘郤而用間可以乘暇而修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于名而不

爲也或曰辛壬之間則有敗謀者用而辱國焉如之何其再也曰於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富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無姑求之於其名以爲美而遽從之以爲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宗藩 全 明制宗藩最爲謹嚴但開以自進之路則元善矣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哉殺即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于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即卒不幸而間有吳濞之變亦輙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足以酧志故也雖然親王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

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敝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爲厲禁俾

以天潢之派令夫所女此何以爲情

不得從農桑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儕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比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即窮岩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舉天子玉葉之懿親無罪而圄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礪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

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嶷三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揆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壅閉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罄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著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爲之遭延以冀代要在於

使得自效誠爲善策

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慰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養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古今謚法通紀序 仝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媺而行

有慝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衮一字貶而鈇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嫩慝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爲太昊庖犧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爲黃也帝堯之爲堯與帝舜之爲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夏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太戊之爲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爲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爲桀也辛之爲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

滅慜國自謂曰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爲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爲謚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冐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于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爲其爲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媚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即創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

共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衰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于公叔貞惠文子也　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于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倣也處士之有謚自苻秦之于張忠[illegible]水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宅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爲武也欒盈之爲懷也身僇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鄰僇漢藻且其人也冠履之不卹而焉用文爲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稍爲畫一之制自　皇帝后太子而下

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
譴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弗
謚也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譴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
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以上非賢弗謚也三品以下
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
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
爲之叙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

季札 全

斷案不易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爲之失
咲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
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爲長焉而讓夷祭夷昧
之爲仲爲叔焉而讓即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
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狼戾而好戰目
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
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
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剖恩而不忍其

身之不恤而何有于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立而不忮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迫而札始得爲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衂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也必爲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也

岳飛 全

一時諸帥悉還則武穆亦不能獨往賊檢之計狡矣哉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爲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讎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爲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爲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

篇中辨武穆奉詔之是辨則辨矣然武穆之心不如是也使果

然是以力無可柰而奉詔何以稱精忠乎

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疆敵乘于前而嚴傑迫于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朮者亦慓悍猾賊人也女直之重兵尚聚于燕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爲之左右掎角劉琦王德以殿巖之卒後勁吳璘以秦蜀重兵出刼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帥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攝而虜悉其全師以萃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恨于高宗也

文天祥 全

宋事自朱仙迓旆之後已決其無能爲矣信公于無聊中尚勉爲之經是一團忠義之氣此斷非可以成敗議優劣者也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爲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率以勤王而

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冊徒之役能以智
竄免間關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之
郡邑而所遣張汴鄒瀛遇李恒悉敗既再散而再合
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弘範
以敗凡天祥之所以用將皆非恒範敵也元起朔漠
以力雄海内外滅國四十殲夷女直至宋宋自朱仙
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泰山之
勢以壓宋卵而信公欲以單辭羈身鼓舞其病婦弱
息以與賁育中黃之徒抗蓋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
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數起者吾以是
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閩
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
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餒乎然此
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其爲知
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即公不
以黃冠終而有所爲必敗敗而死于盜賊之手以殲

其宗而夷趙氏之祿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爲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閩僧之告僧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 全

然則周公之用天子禮樂也當歟程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也予則曰叔子之爲此語也語于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爲帝者芽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都俞吁咈于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狩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于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于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爲其父弟者也存而負扆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

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曰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爲此語也語于秦之君臣也雖然必舜禹生而可以行天子之事必周公歿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必孔子而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則又非也

正士風議 全

生樸簌不識忌諱承嚴令使爲正士風議未覩旨所

議關風化

鄉敢攄臆悃獻議焉議曰帝皇經理天下之教具在于正士風其爲物若至散漫無紀不可爲緩急恃而慓銳喜功之徒所輕置弗先者然而治道之隆汚乃卒因之則是至散漫而至要緩急所恃以爲固而不可無者也今夫風發于青蘋之末悠然細也不踰時而被乎數千里靡不噓拂也抑何速也其渙披而龢也中之悴者懌閼者暢其憯慄而就悽也中之草萎毗而木暴落也中物而物變而物不知其朕也是故

先王慎所以風之者在昔明良之契唐虞爲盛德讓于朝雍睦被野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迨夏歷周其漸摩植培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雖衰季窮域畯夫游女尚知守絜自勵貞一之節焉夫豈惟士已已哉戰國力政是角諸侯王名能好士好其貌士者耳簧鼓口舌輕信挾奇秦加以徂詐悖仁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吏道伍浸淫逮漢因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鮮虛語抑先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之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愚猶以爲未盡也人孰不爲其貴而顧爲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以風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探本計委殆未可責之士也今夫禮義廉耻人知尚已然而未全有也詭力諛威人知鄙已然而未全無也至于令名顯祿人所共欲也豪傑則不然其爲豪傑者寡矣上之人于其習俗未渝之先既未能辨鄙尚之機預一之而

說盡士習之陋今此輩何處生活

其所嚮信爲令顯者又在彼而不在此嗟乎嗟乎誰克自振拔哉方今　聖明攬斷宮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往昔愚不敢毛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社倖途猶闢禮門微蕪柄在貂璫則士趨貂璫柄在樞幄則士趨樞幄柄在方術則士趨方術其前之所以風後者既不以爲非而後之所以風于前者又加甚焉如此而好爵如此而速化且世所指至賢貴舉動式也或勢分相軋則因緣爲間蔑惜大體或賄

鬨染指則潰坊橫溢併其平生而失之介立獨行名之曰愚奔走乞哀譽之曰通是非倒植醒醉互指雖朗識未易析強力未易固也法者天子制之弗有人臣守之未敢專也今除吏自丞尉以上承望風旨惟所厚善罔徇法矣任者不得守非任者乃得專官不必得人人乃必得官又所使便給供役字藝醫巫待詔者秩至上大夫揚揚與公卿伍是明道挾邪而陰爲之相也抑又有怵中慘目卻顧不忍言者古刑不

上大夫以示貴有禮爾今乃使獄吏抑按之榜笞甚齊民頭槍地赤膚體褻觀聽沮摧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言而罪是已其究乃至于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敢在倡積威漸約此于士風所損非渺小也古之時化天下之氓使爲士而後之時驅天下之士使爲市氓嗚呼可惜哉愚嚮欲探本計委在黻座細旃之士與一二元老大臣端標定趨使士知軌則羔羊素絲輕紈鄙膏示之以節伯拜稽首讓于夔龍示之以睦典銓惟篤共令不撓示之以公而又時鼓舞激昂之作其氣使不折隆其意使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爲其貴者松栢之生匪夫自正榆柳枳棘亦且熨裁就矩風于四海隆蹟可復不然而欲徒以尺一考功恫喝之又不然而以三尺廷尉驅之是不過揚湯而止沸耳吾未見其能正也

貴成在上

讀元史 全

疆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蓋隻千古亡對焉及其亡也

佐命亂命
二意新確

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于土崩而盜發于蝟磔也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洽以就勳亦必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遽就佐命之功天下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項武李諸氏也爲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竇蕭薛諸氏也爲唐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爲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羊餧虎也是故弭之以強有

千古名言

力者掎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彼雖未覩天命所嚮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昧多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驁桀之氣猶存多陰覬而輕舉事兩賢扼而不下也才智出識慮長大命既集之後偃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蕩滌穢志上下兢兢以保治安長爲漢爲唐爲明而不復有囂斷鬬攘之患則誰力也王

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蓋竊窺之焉天之啓明深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志在圖中國而芻牧之以省臺院之長郡路之帥則靡不藏肉酪侏儒左衽者焉暴而椎不習民與猾吏耳通而治其齕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藏肉酪侏儒左衽公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

如國往往如此

未何大有諷意

三曰官既不勝盜即無柰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巳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見盜之利而嗜爲盜偷安之徒幸盜之招以免責豪傑之士憤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下不便處
確然利病
之灼灼具
見休國深
思

李東陽 字賓之茶陵人天順甲申庶吉士贈太師謚文正

議邊軍入衛疏 全

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免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

今日調兵之弊大率類此

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違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聲無有寧息倉卒之

尤爲可慮非深識不見耳

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聖明洞察博采

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萬年無疆之福也

王道在一心而本之三策皆所以養天地生生之心而存天德者也篇中語語根本聖學有本之言

張元楨天順時以神童稱舉庚辰進士庶吉士官至太常卿兼學士

勸行王道疏 刪

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雷霆霜雪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心乎殺之也君得此心以生乎萬民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之理無一物無生生之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乎薰蒸諸福畢至皆由此心生也然是心也即天理也天

此心可畏

理在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欲由是誘之者衆此心或爲蔽而不能祛遣此天理漸泯人心漸亡始於濫觴而至於滔天始於一爝而至於燎原一念之差一行之失欲遂於一已一時而患及於天下後世可不慎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竊獻三策曰定聖志曰一聖敬曰廣聖知夫所以必先於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君志之不定多惑於近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只

聖學淵源

在此最可玩味

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難行者也人皆可以爲堯舜況於人君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不勝惓惓夫聖志既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治矣身心之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者則在於敬也故曰一聖敬焉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敬以存養之則中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烱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

慎獨一語尤爲此篇肯綮

時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微不爽矣截斷於慮念之初芟除於事爲之際必使私欲無容天理無息程子謂有天德者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即天德也此即慎獨之功也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德已盛而終日乾乾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在此心必不離乎身事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原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好殺好武好內好察察以爲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行王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惓惓夫聖敬既一則作聖之功至矣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　陛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即聖賢之學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以易者此事此務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事此務當此時此理

陶古準今
極善開發
主心

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易之於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而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之極其傳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毫髮之差難矣且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儲峙之恤後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賑救之良天地之材先王興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淨而均事事有要一一究之使王道之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惟啓經筵以勤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論所以涵養

廣聽言尤啓發聖知要訣

聖知者深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　聖知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無有避忌使之得以盡其情彼勳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羣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憚所以保護　聖知者益切臣尤不勝惓惓

清鹽弊者首禁私鹽私鹽不行則官鹽行而國計充矣然豪戶侵欺又擅權從使貧戶而鹽之出也甚少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庶吉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公

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　全

臣聞鹽之爲用乃民生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爲物雖微其利甚博然而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未嘗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未嘗不同利於民自齊相管仲鹽筴始征　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嘗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一曰存恤灶戶夫

故存恤灶戶爲首務焉

鹽之所出雖由土產亦資人力鹽濱之民以煎鹽爲業者謂之灶戶其採辨薪蕩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单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稍可存活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冊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即將圖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灶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灶籍逃絕皆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以掣下餘鹽行令各縣赴司關領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民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鹽糧惟市民仍舊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

則鄉民之困苦尤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即收亦宜如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亦爲幸矣三曰申禁鹽竈昔我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來每遇開中之時權豪之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望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於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任意加重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復行夾帶至於經過則又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徑自越關隨在發賣及其已賣不即繳引仍將前引影射私鹽往復數次多取價利以致載鹽船戶亦相效尤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

當豫防者也五曰禁治鹽徒夫鹽商之夾帶影射固私鹽也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亦私鹽也亦有座船江船水夫船戶之屬隨其攬載官員肆行收買者亦私鹽也民販既難悉禁官載不敢盤問以此私鹽盛行官鹽阻壅然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爲矣惟有一種無賴之徒十五爲羣出沒江上滿載私鹽沿江貨賣有不肯者則將私鹽丟入船內口稱巡捕稱嚇取財浮游之際遇有客船遭

鹽徒強橫
浙中尤甚
君子不可
不防其漸

風及孤舡無侶者即便壅衆登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被傷及至奪其所有乃復飄然長逝江面濶遠頃刻之間失其所在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舡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舡行太早天色未明皆被刼奪此等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昔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是已不可不早爲之所凡此數事皆爲國之要務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

賀欽 字克叅別號醫閭先生遼西人成化三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

陳言治道疏 刪

前明宦官之禍不減漢唐亡國之由仟居七八

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閽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官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

之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爲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之設載之御制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供養併飲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朝政掌職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昔古帝王同條共貫宜爲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柰何後來守法少疎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御頒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構黨與衆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賄招權買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燄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至士風頹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有汪直尚銘梁芳陳

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旋踵是以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賄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非 祖宗在天之靈 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 皇帝陛下遠遵帝王之制近守 皇祖之規莅政之初百度惟貞進賢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於以見 皇上真大有爲之主也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 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 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 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其

亦巧亦正

職掌不許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倉等項盡數取回蓋既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爲甚殊非帝王之制　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贓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宄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贓官吏自不能容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宦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

佩佩不畏如此

凶國耶況其假公正之迹遂姦逆之私所訪察之姦贓常小而自作之姦贓常大所訪察之姦贓雖祛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贓實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撫又有巡按凡有姦宄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爲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

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爲姦惡愈無忌憚葢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賄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爲其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稷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爲無以虛爲實欺誑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爲陛下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爲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之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陛下而罰之矣寧致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顧爲姦宄之地陛下猶可以爲心腹而倚任之乎

憂國憂民酌利酌弊無踰此疏留心國計者不可不讀此數過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二年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加太傅謚忠定公

會計足國裕民疏 刪

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爲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鼎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爲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

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常鎮廬鳳淮陽已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用儉故凡百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廣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爲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時年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籍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徙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

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何於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災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阻漕運遲悞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符至邊餉四百萬兩之銀亦難繼集復加以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數十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苦已極欲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河

真是無可奈何

憂者此也乞勑重臣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悞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樽節使邊警得備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

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爲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觸免糧稅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孫仁

停止鎮守內官疏　全

竊惟雲南自古羈縻之地而不通於中國之法蓋其太羊之性順之則臣逆之則叛勢使然也故求大治者肇大亂之基置不治者乃深治之法雲南今日可謂大治矣臣竊以爲可憂者彼刀耕火種非深耕易耨之區背負肩挑亦無舟運車載之利自食其力且弗堪矣而況管轄之司審加羅網賦役之法繁如中

州可耕之地盡爲軍衛之屯不毛之居尚供縣官之賦且夷民不親官府不識錢數通把火頭之科取一倍不止十倍里長保家之包納今年並指下年又弗堪矣而況土官視爲外府取利不遺於錙銖流官思係遠方歸計務盈於囊橐捕兵之擾未見賊面而各寨傳食一空描陪之俗概指賊踪而平民償贓數倍又不堪矣而況總兵之莊戶不遺於下邑同宗之長幼亦擬於總兵大管小管之吏索公家僅取乎虛名

豪軍豪民之肩附重差獨歸於下戶又弗堪矣奈何而又重以鎮守太監之擾乎其言悲慈之求討上之所予者未一分而下之所取者已十分軍官伴當之催收公之所入者或二倍而私之所詐者亦一倍總兵官有庄田爲世守也太監亦有庄田受人投獻果何爲乎朝廷之歲入止千金念邊人也而太監歲取柴薪等項折銀至十千獨不念乎此固以爲舊規而不疑也然豈聖明之所有乎又況把持商稅包占魚

戶私通土官之賄遺括索官軍之答賀尅落寶石之官銀採取大理之石器強奪民田妄追子粒廣修官觀擅立生祠以民田供香火以官糧折馬料習以爲常而無所忌此豈聖明之所與知乎誠大弗堪矣夫夷性本無常而縛之者文法太密土地本無出而取之者門路太多計日以窮亂日以長今日掠某村明日標某寨撫之旋叛勦之愈熾前日安銓鳳朝文之變今日嵋峨蒙自之賊患已形矣若其人可以漢法繩檢多官鈐制古聖王之智豈不及此哉失今不圖寬恤恐九重南顧之憂無時而已也茲遇　陛下明見萬里高出百王將太監杜唐取回并以違法科取等事通行會勘革正以蘇一方之痛使獲更生夷民易感不勝歡頌但人防飽虎去而餓虎來僅存赤骨又將無遺髓矣夷民易惑又不勝驚懼臣竊惟雲南鎮守非洪武永樂之舊制始於宣德年間之權設然亦不虞無益有害流弊之至於斯也雲南雖係邊方

然有黔國公世守其土以足爲朝廷腹心之託非他省比也又有巡撫以總之巡按以監之三司以領之諸軍衛有司以承之責各有歸事無不濟鎮守太監誠得已之冗員也夫官多民擾在中國猶以爲病而況邊夷乎況近遭安鳳之變被災者室廬未復接濟者債負未償值此盜起用兵之際民已不堪命矣而又可以此重困之乎縱使安靜行事不襲前弊然奔役之勞供役之費已不貲矣況未必然乎　陛下法祖愛民之一念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遐方窮谷罔不皆知乞追復　祖宗舊制憫念邊徼殘民將續差鎮守太監暫且停止姑候數年安集之後再以議增亦未晚矣如此則邊民深感寬恤之恩益勤尊親之念守在四夷而中國永安矣